春秋私考

李彭山春秋私考序

春秋之難明也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聖人之心聖人之心其孰從而求之曰求之愚夫愚婦之心春秋者儒者之所累世而不能殫其說者也而曰求諸愚夫愚婦之心不亦迂乎孔子嘗自言之矣吾之於人也誰毀誰譽斯民也所以直道而行也春秋者聖人有是非而無所毀譽之書也直道之所是春秋亦是之直道之所非春秋亦非之春秋者所以寄人人直道之心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之所與知者乎儒者則以爲聖經不如是之淺也而往往謂之微辭是以說之過詳

而其義益敝且夫春秋之為春秋以誅亂討賊而已子而嚴父臣而嚴君人人有不知其為是而弒君篡父人人有不知其為非者哉人人知其為是非而或陷於弒逆焉者昔人所謂以意為之也雖其以意陷於弒逆而其直道而行之心固隱然而在也聖人早為之辨醒其隱然而在之心以消其勃然敢動於邪之意是以亂臣賊子懼焉而能自還也其使之懼者不逆之於勃然而動者之不可忍而牖之於隱然而在者之不容息是以能使之懼也非書其弒以懼之之謂也其懼者但覺其隱然而在者之忽露而不覺其勃然而動者之暗消是

以懼也非懼其書我而不敢爲之謂也故曰孔子懼作
春秋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孔子之懼心斯人直道而
行之心一也斯人直道而行之心亂臣賊子之懼心一
也人人之心在焉而謂其文有非人人之所與知者予
嘗說春秋者則不然曰無義戰人人可以知其爲無義
戰也而又奚問其有鍾鼓無鍾鼓云爾也曰某三王之罪
人某五覇之罪人人人可以知其罪之在也而又奚問其
功與過云爾也曰亂臣賊子懼人人知其爲討亂賊也
而奚問其君之有以取之無以取之云爾也以是說春
秋豈不簡約而易知也哉可謂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

秋而不敝於聖經者也或曰然則游夏何以不能贊也
曰高與赤者世傳以爲游夏氏之徒也師說固宜有在
焉者其猶未免於說之過詳歟其諸家之紛紛者又可
知矣可謂蔽於聖經而不以愚夫愚婦之心求春秋者
也余爲是說久矣儒者皆牽於舊聞迂焉而莫余信也
間以語彭山季君君欣然是之于是出其所著春秋私
考視余則公穀之義列左氏之事實諸家紛紛之說一
切摧破而獨身處其地以推見當時事情而定其是非
雖其千載之上不可億知然以斯人直道而行之心準
之要無甚相遠者余是以益自信余之說有合於君也

君嘗師陽明王先生闡致知之說爲能信斯人直道之
心與聖人無毀譽之心同其春秋大旨亦多本之師說
故其所見直截如此至於地理古今之沿革姓名氏族
之派星曆之數度禘郊嘗社禮樂兵賦之纖悉古今之
所聚訟皆辨析毫釐務極該實昔人所稱經師莫之及
也以非大義所關故不摘之序中蓋余嘗聞李愿中言
羅仲素說春秋初未甚曉然及往羅浮後其說不知何
如夫羅浮何與於春秋也豈不以此心空洞無物而後
能好惡與人同好惡與人同而後能說春秋也歟君老
矣方且隱雲門之邃厭文字之支離兀然洗心以游於

無物其所說春秋又當有進於是者余尚得而見之

嘉靖庚戌歲秋九月既望武進友人唐順之序

春秋私考序

春秋之作所以明王道也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又曰世衰道微邪説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禮天子巡狩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當是時是非大明於天下詩之好惡一本於人心之公觀詩而政治之得失見矣故善惡著焉賞罰行焉周室東遷王道微而王迹熄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天下人心蓋瞀瞀矣甚至臣弑君子弑父亦有邪説文奸而人莫以其爲惡者故詩人好惡未盡不公而嘉言在野不得采陳則

詩之爲教亡矣孔子周流四方歷觀世變憫人欲之橫流懼天理之盡滅謂天下之亂由於賞罰之不行故即魯隱公以後所見所聞所傳聞二百四十二年之事參考國史副藏提綱舉要刪削而叙正之具文見意無所容心但使是是非非不泯其實而已雖西周盛時君臣不能外此而治蓋是非之心王道之本也推此心以正天下則爲天子之事矣故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爲東周乎此其志之所存也豈謂匹夫託南面之權哉古者賞以春夏罰以秋冬春秋者錯舉四時之名也而義則存乎賞罰矣春秋之書其名起於立編年之法自古

無有實孔子之所作也左氏不知此義乃曰非聖人誰能脩之是以春秋爲魯史舊名也故其載韓宣子適魯見易象與魯春秋曰周禮盡在魯矣夫魯秉周禮周公之舊典禮經也當周公時王迹未熄詩未亡春秋未嘗作也孟子私淑孔門之教未訛聖學之傳其論春秋全無一語謂其爲脩者特以其書嘗有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之言而左氏剽竊得之因遂誇張其說殊不知春秋中之文不盡載於國史猶春秋中之事不盡統於齊桓晉文也孟子之意蓋曰其事則桓文之所能爲其文則史官之所能撰然霸者之事功不足以語帝王

之學詞人之記載不足以語性命之文春秋之義彼豈能知哉惟晋之乘楚之檮杌所以別善惡明勸戒者乃成於賢哲之手而魯之春秋義與之一信乎非他人所能與也故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不然則列國悉皆有史而何為獨舉晋乘楚檮杌以例春秋哉故春秋者孔子之所作也自左氏誤以為脩而凡雜記傳聞之事於經不合者不得不強為之解矣又其語多繁蕪而識尤淺陋大不類孔門家法而謂左丘明受經於仲尼豈不謬哉漢初有公羊穀梁之傳左氏傳尚未出也公穀之說比之左氏雖稍依經然穿鑿附會不為少矣蓋

孔子沒而微言絶七十子喪而大義乖戰國書生欲干
世主乾為異論以飾己奸而腐儒傳習遂信為真如以
伊尹為割烹要湯百里奚為飯牛干秦穆公至謂舜南
面而立堯帥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孔
子曰於斯時也天下殆哉岌岌乎衛孔子之言而附益
焉則凡邪說之可以惑人者何所不至非有孟子辯正
人孰知其非真有邪故學之失自戰國始穀梁之學一
傳為荀況而公羊與穀梁同師則二子者皆戰國時人
也其說安得不畔經哉而謂二子受經於子夏則亦謬
矣三傳之得立學官公羊最先穀梁次之左氏最後史

稱左氏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蓋蒼自秦時為柱下史明習天下圖書記籍又善筭律曆而仕漢為淮南王長相者十四年得非蒼秉公暇自與其徒掇拾所聞而著為此傳耶觀其立言已雜秦制如臘者秦之祭名也酎者秦之飲名也庶長者秦之官名也而左氏語皆及之類非戰國以前文字也淮南地自戰國時入於楚蒼之門客必多楚士彼蓋習聞楚有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之書因謂能傳其學而遂以傳名左氏耳黃震說春秋謂左史楚人而左傳多楚人之言朱子亦嘗言左氏乃楚左史倚相之後故載楚事極詳

又言左傳是後來人倣其知此歟然則左氏楚產也非
魯君子左丘明也三傳源流其近如此而左氏尤獨後
焉顧欲執傳以議經移經以就傳奚可哉自漢以下專
宗三家是公穀者則非左氏是左氏者則非公穀雖鍼
膏起廢互相譏排而世儒承誤未有斷然盡正其失者
惟啖叔佐趙伯循獨能據經考例大破三傳之疑而
其徒陸淳又能推明師說纂會成書柳宗元既推淳而
師尊之及韓愈稱盧仝有曰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
經究終始則仝亦宗啖趙之學者也由此觀之唐人固
有善學春秋者矣惜乎義猶疎畧未貫全經雖在名儒

猶或未信故史臣謂其撫訕三家憑私臆決徒令後生穿鑿詭辯白爲紛紛而咙趙苦心終將湮晦吁可嘆矣夫聖人作經本以明是非之心其所册削莫重於文奸惑世之言乃摭異聞以爲遺事惟誇該博不論是非此傳之所以畔經也而舊習相沿卒莫能挽邪說惑人可謂深矣不亦重可懼乎予考斯義亦豈好紛紛哉不過以經正傳發孔子明王道之本意耳然恐未合於天下之公也故以私名而折衷滸亂使學歸大同則有俟於君子焉

嘉靖乙巳歲冬十月朔會稽後學彭山季本序

春秋私考目錄

子

丑

卷之四

起庚午桓公元年

盡丁丑桓公八年

卷之五

起戊寅桓公九年

盡丁亥桓公十八年

卷之六

起戊子莊公元年

盡壬辰莊公五年

卷之七

寅

盡辛酉閔公二年

卷之十一

起壬戌僖公元年

盡丙寅僖公五年

卷之十二

起丁卯僖公六年

盡丙子僖公十五年

卷之十三

起丁丑僖公十六年

盡甲申僖公二十三年

卷之十四

起乙酉僖公二十四年

盡己丑僖公二十八年

卷之十五

起庚寅僖公二十九年

盡甲午僖公三十三年

巳

卷之十六

起乙未文公元年

盡庚子文公六年

卷之十七

起甲辰襄公十六年
盡壬子襄公二十四年
卷之二十八
起癸丑襄公二十五年
盡己未襄公三十一年
卷之二十九
起庚申昭公元年
盡丁卯昭公八年
卷之三十
起戊辰昭公九年

盡乙亥昭公十六年

(戌) 卷之三十一

起丙子昭公十七年

盡壬午昭公二十三年

卷之三十二

起癸未昭公二十四年

盡辛卯昭公三十二年

卷之三十三

起壬辰定公元年

盡己亥定公八年

卷之三十四

起庚子定公九年

盡丙午定公十五年

卷之三十五

起丁未哀公元年

盡乙卯哀公九年

卷之三十六

起丙辰哀公十年

盡庚申哀公十四年

凡十二公通計二百四十二年

春秋私考目録終

起己未隱公元年
盡庚申隱公二年

會稽季本考義

隱公

魯國姬姓侯爵出自文王第四子周公旦有大功於王室成王封於魯本奄故地今山東兖州府曲阜縣也周公留周相天子使其長子伯禽之國是為魯公伯禽子考公酋卒弟煬公熙立六傳而至武公敖又再傳而至孝公稱孝公生惠公弗皇隱公者惠公之

子也名息姑公非本封蓋臣子尊稱之也在位十一
年謚曰隱母仲子先儒以爲聲子非也辯見元年春
王正月下夫人子氏卒在二年

元年杞

元始也古人謂一爲元如舜典稱元日伊訓稱元祀
亦紀述之常詞耳不必特發一義也○元年者魯隱
公之始年也諸侯奉天子正朔未必皆以天子之元
年爲元年蓋封建之法肇自黃帝諸侯之世守其國
固有出於三代與王之前者有王者與以禮相與諸
侯各自有其國各自即位則亦各自有始年矣○按

魯隱公元年周平王之四十九年也平王者幽王之
太子宜臼也幽王無道爲犬戎所弑平王初立東遷
雒邑以避戎寇周室於是衰微矣然其初衛武公入
爲卿士王命爲公而民懷其德淇澳稱之其後鄭武
公入爲司徒善於其職而人愛其賢緇衣美之故王
室雖微而諸侯猶未敢放恣然平王昏庸無志之君
也雖二賢繼相竭力效勞僅能持危扶顛而已於王
心亦莫能變焉至其晚年國無賢相耄至而荒失道
滋甚三綱既淪九法亦斁禮樂征伐自諸侯出強暴
侵陵無所忌憚亂臣賊子皆有邪說奸而人亦不

以爲非人心之公泯滅殆盡此春秋之所以作也愚於序文已詳言之矣然則春秋之前無篡弑者歟曰蓋有之矣而人猶以爲當討則公論猶存焉公論猶存則天理未滅善惡之迹史猶得以直書而亂賊身無所容君道由是而可立矣春秋雖不作可也曰史記載幽王嬖愛褒姒生子伯服幽王太子宜臼母申侯女而爲后後幽王得褒姒愛之竟廢申后及太子宜臼以褒姒爲后伯服爲太子申侯怒與繒及西戎犬戎攻幽王遂殺幽王于驪山下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太子宜臼是爲平王朱子詩註亦據其說且云

宜臼之廢奔申正爲即申共立宜臼張本也如此則申侯者主乎弑幽王之賊也宜臼在申而爲弑君者所立難以言不聞乎故矣然而人亦不以爲非焉烏得爲公論猶存乎曰幽王之弑犬戎之所爲耳犬戎國語註以爲西戎之別名毛詩疏以爲即昆夷今考西戎在今秦州之地而其別分爲犬戎則常在秦隴之間逾岐之西犬戎連合西戎乃其族類耳何足怪乎若申則在南陽郡宛縣今南陽縣也繒則在沂州承縣今繹縣界也繒必越宋陳之界而後至申申必越許鄭之界而後至周又越鄖陽隸都而後得與戎會周雖失道侯度猶存申侯豈能致繒之兵直越王都而往乎此理之所難通也況當幽

王之難扞艱平戎者晉文侯衛武公鄭武公皆聖賢之徒其所施為必本天理豈有召戎弒王之賊不能致討而反助之以立其出乎意者幽王愛褒姒而廢太子宜臼乃其失道殺身之本故好事者遂附會其說而說者因以揚之水之詩為刺平王也戍母家以見忘親釋怨之罪此皆不察於事理之論也夫諸侯之立宜臼必以其為無罪而人心所不欲廢耳當時苟欲立賢又無其人可與而申侯且將挾奇貨以生亂則天命不得不於宜臼歸焉然以衛武公鄭武公相繼相之則周道未有不可興者惜乎平王不足與

有為也曰小弁之怨本於親親之仁充此心也可以為仁孝之主而何平王終不能入於善乎曰宜臼之廢不可謂無小弁之詩則未必其所作也朱子固已言之矣果有怨慕如此詩者則其良心眞切擴充有基輔之以衛武公之德濟之以鄭武公之賢豈其終於不振邪故小弁但可以言放子之詩而不可以為宜臼之作也曰然則史記謂衛武公弑共伯而立晉文侯弑殤叔而立是豈賢人之所為乎曰此春秋時逆賊所為誣善之言將藉為口實以自文其奸乃邪說也烏足據哉夫武公之德不愧屋漏見於抑之詩

文侯之功克昭乃祖見於文侯之命聖人錄於詩書以垂訓後世豈其有此惡行乎雖改過遷善君子所予然身負大惡天地不容尚何以正己而率人乎聖人作春秋本爲邪說之害正也而又存此說以惑人則將謂弑逆者皆可善其政教以自文乎知此然後知春秋託始隱公之意矣說者乃謂平王以天王之尊下賵諸侯之妾適當隱公初年是以春秋始焉此未爲得聖人之心也夫瀆禮亂倫誠亦三綱所係然不過君心昏而政治亂一念轉移事可立正所謂政不足與間也惟亂臣賊子能制其君死命而使之不

得有爲篡弑相尋人莫知討則大惡肆行無所忌憚此則聖人之所深憂耳孟子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一言以蔽之矣

春王正月

春王正月建子之月也蓋自混沌初分陽生於子即復卦之初九正之本也天地之心於是始見所謂仁也剛浸而長至於三陽皆此仁之通暢也三陽皆仁則皆春也還古之初必嘗以子爲正矣其後聖人開物成務法欲宜民必即氣之已著民之易知者而制用焉是故氣之通也而萬物以生以長氣之閉也而

萬物以收以藏如晝夜之道始於寅而終於申故出則作而入則息皆百姓之所日用而莫能違也於是順溫涼寒暑之節制作成訛易之宜而以寅卯辰之月爲春巳午未之月爲夏申酉戌之月爲秋亥子丑之月爲冬寅爲孟春春爲歲首蓋自堯舜以前率以此爲正至夏后氏則因前古四時之政著以爲令而世遂謂之夏時矣蓋建子之正天道也建寅之正人道也天人一理本無不通但語其宜民則天道不若人道之切近易知耳此夏正之所以爲善也外此豈復別有一正哉故商人因之一無所改第以成湯得

天下之初偶以十二月為朝諸侯頒政令之始而建丑之月農功未起可為常期故遂用以為朝會行政之首月蓋亦順時為治用此以始事耳非為地闢於丑而遂為一正也武王之伐商也歲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辰在斗柄謂建子月朔也明日壬辰至戊午渡孟津即武成所謂惟一月壬辰旁死魄既戊午師逾孟津泰誓所謂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云云者也夫武王發兵之初不稱商祀而曰年不用商月而曰春曰一月又即舉王號誓師而武成亦載始告神之詞自稱

有道周王發則當其時已稱王改正朔而大會諸侯矣亦以子月無妨於農功故後遂以爲朝正之期其順時爲治猶夫商也但商之時月無改於夏而周則改時與月耳何以驗之蓋嘗謂之春秋錯舉四時之首也則周人建子之月不爲冬而爲春矣孟子曰七八月之間旱則苗槁矣又曰歲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輿梁成民未病涉也七八月者夏五六月也十一月十二月者夏九月十月也則周月之次亦因時而遞改矣此豈武王周公有意於新民之耳目哉無亦推本陽生於子之意故氣之盛衰視夏常先兩月蓋

不待其著而察於微是故一道也然而温凉寒暑之節作成訛易之宜萬世不可易者亦猶商之無改於夏也是以民俗所由惟知夏正而天正義微人所難曉雖賢士大夫亦不以周之改正爲是也觀孔子答顏淵問爲邦而曰行夏之時意可知矣若秦人以建亥爲正而曰冬十月則本於鄒衍厭勝之術而非聖人順時爲治之公心也其用夏時豈亦竊聞君子之餘論而不失先王之遺意者與故周人以建子爲歲首如商月始丑然此事之無害於義者也至於時月則民俗所宜已安於夏弗改可也說春秋者以商秦

為證謂周亦不改時月而孔子特假天時以立義則是陷聖人於賤好自專之罪其悖理甚矣又按黃震氏曰天時無可改易之理聖人無謂冬為春之事商之建丑周之建子皆以革命欲整一人心故以此月為歲首受朝饗耳其建丑之為十二月建子之為十一月固自若也建丑建子之為冬建寅而後為春固自若也周實未嘗改天時孔子亦初非改周制也夫謂孔子不改周制其說良是但以周實未嘗改天時而謂春王正月即為夏正之寅則有不通者以春秋考之凡魯公之改元即位皆起於正月是為周亦遵

用夏時矣人君之事孰有重於改元即位者而皆以夏正行之則商之嗣王祗見厥祖不必以十二月而十二月亦不必即稱元祀矣魯之元年起於正月雖非孔子所改其為周制可知又何必復以十一月為歲首受朝饗而存周正建子之名乎且桓八年十月之雨雪十四年正月與成元年二月之無氷定元年十月之隕霜殺菽皆以災異特書而必欲求合於夏時則其說秪多牽強耳○公羊傳曰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為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程正叔曰春天時正月王正王者所

行必本於天以正天下而下之奉王政者乃所以事天也明此則知王與天同大而人道立矣餘見三年春王二月下○按胡康侯謹始例人君嗣立逾年必改元緣始終之義一年不二君故不改於柩前定位之初緣臣民之心不可曠年無君故不待於三年畢喪之後逾年春正月乃謹始之時得理之中者也於是改元著新君即位之始宜矣然隱公元年正月不書即位何邪無其事也無其事者即位於先君之年也春秋時凡先君歿而國內懼生變者則必有强力之家汲汲焉擁嗣君以先立乎其位故在先君之年

後當稱子而即稱君以行事如宣公時齊頃公未逾年而稱侯成公時鄭悼公未逾年而稱伯則不待踰元而即位之證也故齊履謙氏曰即位於歲前者四隱莊閔僖不書公即位者是也左氏不知此意遂謂隱公不書即位爲攝夫隱兄也桓弟也桓有父命而後隱謂之攝既謂之攝則隱之即眞爲諸侯是篡也然春秋成隱爲君而書其薨也不地以見其弑未嘗畧示以攝致死之詞則固以桓當大逆未見其有父命也隱烏得爲攝哉位既非攝則必不肯讓苟其肯讓則何爲而汲汲焉即位於先君之年哉蓋惠公元

妃孟子卒繼室以聲子實攝內主而仲子班在聲子之下實未嘗為夫人也桓公雖幼必聲子所生當時以為貴隱公雖長必仲子所生當時以為卑故大臣之中有利於立桓者因起子以母貴之議非以仲子為貴也然諸大夫則以隱為長共扳立之而使速定其位故不待於逾年耳夫諸侯不再娶於禮無二嫡聲子雖攝行內主之事其為妾一也母既為妾則子不得為嫡而隱公之立為得正矣後人妄以為攝蓋為桓公弑立文奸耳且又誤謂聲子為隱母仲子為桓母而其說益不通矣然則左氏所傳不足信乎左

氏輕聽失真妄增巳見若此類者亦多矣如郜儀父
則以臣為君尹氏則以男為女州吁則以為陳桓公
所討子般則以為圉人犖所賊城楚丘本魯僖公備
戎之事而以為齊桓封衛殺懷公本晉惠公箕卓之
謀而以為重耳弑圉魯襄宣公之子也而以為孫穆
姜成公之妻也而以為母至於周王則列莊頃之名
鄭君則序亹儀之世皆於經無所見而可疑者也苟
不揆諸義理幾何而不畔經也邪及考穀梁乃謂仲
子者惠公之母孝公之妾則在當時所傳已不的矣
何必悉據傳文乎餘見五年考仲子之宮下

三月公及邾儀父盟于蔑

及者兩相欲之詞而以公及之則以內外別賓主也孔穎達氏曰史書魯事以公為主言公及及者言自此及彼據魯為文也桓十七年公會邾儀父盟于趡彼言會此言及者彼行會禮此不行會禮故也故劉炫云策書之例先會後盟者上言會下言盟惟盟不會者直言及此為不行會禮故言及也詳見二年及戎盟唐下○邾曹姓出自顓帝陸終第五子曰安周武王封其苗裔挾于邾本子爵國先儒以為魯之附庸非也蓋邾之故城在今兗州府鄒縣東南二十里

當嶧山之南北界於魯而南連滕薛即今曲阜滕嶧縣之間大約縱廣五十餘里西自訾婁以至沂西即今濟寧州東至沂州西之境大約橫長三百里杜元凱曰蒐姑蔑魯地魯國卞縣南有姑城今按漢志魯國卞縣泗水西南至方與入沛卞即今泗水縣方與即今魚臺縣也蓋泗水下流之東即公丘廢縣為古滕子國而滕之東北為今滕縣其東南近嶧縣者為郳城即古小邾子國亦邾地之所分也自此以北至卞南其中間有漆閭丘濫瑕等邑皆邾地也不為不廣矣而况入春秋以來盟魯伐宋如敵國然又自莊

十六年邾子克卒後始終稱子烏得以爲不能五十里之附庸哉意必小邾嘗附庸於魯而遂誤加於邾耳儀氏徐大夫有儀楚陳大夫有儀行父皆以儀爲氏者也父名魯有季孫行父公孫歸父宋有孔父晉有丕鄭父箕鄭父胥甲父荀林父衛有孫林父陳有儀行父皆以父爲名者也稱氏稱名者卿也邾本小國君宜親行或是時邾子克尚幼故使卿出攝耳○盟者歃血詔神之名孔穎達氏曰合諸侯者必割牛耳取其血歃之以盟敦以盛血盤以盛耳將歃則戎右執其器爲撥陳其載辭使心皆開辟司盟之官乃

北面讀其載書以告日月山川之神既告乃尊卑以次歃戎右傳敦血以授當歃者令含其血既歃乃坎其牲加書於上而埋之此則天子會諸侯使諸侯聚盟之禮也春秋之世不由天子之命諸侯自相與盟則大國制其言小國尸其事今按小雅何人斯曰出此三物以詛爾斯三物謂犬豕雞也左傳載鄭伯使卒出豭行出犬雞則三物隨所取用惟君盟用牛故云割牛耳也亦有臨時為盟不必用牲者如孟任割臂以盟莊公華元入楚師登子反之床子反懼而與之盟皆無牲也各隨事之大小緩急以為用耳○郟

在魯南常以國小見侮者也今隱公之立諸大夫所
扳猶懼國人之貳於桓也故急於睦鄰與邾結信汪
克寬氏曰諸侯相仇怨不得已而爲盟以結之是言
衰世之事也故雖儀父以臣盟君亦不以爲嫌焉然
不能刑賢圖治厚本息民則屈己交鄰亦末務耳餘
見三年盟石門八年盟瓦屋下○盟以信爲本盟而
不信何貴於盟凡不信而盟者春秋之所惡也胡康
侯曰盟以結信出於人情先王猶不禁也非先王所
欲而不禁逮德下衰欲禁之而不可也今魯既及儀
父宋人盟矣尋自叛之信安在哉義又附見六年盟艾下

夏五月鄭伯克段于鄢

鄭國伯爵謂莊公寤生也鄭本姬姓周厲王子宣王母弟桓公友之後也宣王封友於鄭即今陝西西安府華州城北古鄭城幽王無道友爲司徒遷其民於虢鄶之間死犬戎難其子武公定平王於東都亦爲司徒因分其地遂國於鄶都焉在濟西洛東河南潁北四水間今爲河南開封府鈞州新鄭縣史記以爲桓公懼王室多難將逃死雒東虢鄶之君見其用事分獻十邑則桓公賢君也豈其懷二心而先謀自利邪意者友之初封本以王子食采畿内而鄶都之遷

則因其有功而徙封也然則所取虢鄶之地蓋當犇
巳滅之國而周以與武公耳武公卒而子莊公立二
十二年始入春秋按周封同姓多在武王成王之世
蓋立國之初大封諸父昆弟蕃衛王室列爲五等以
差功德雖其不肖亦弗棄焉故管蔡霍叔皆得與封
此即虞舜封象之意所以重親親也然必創業之王
乃有此制至於繼世必擇其有功德者而後封之如
鄭伯友是也其他無功德者則分之畿內采地而巳
豈能盡授以國故周之諸侯自武王成王以下鄭伯
友之外未見有封焉蓋分封既定國各有君若後王

子弟人人得封則壤地有限而懿親無窮豈先王繼
文行遠之道哉故鄭伯友之封論功德也非以懿親
也〇克勝也段莊公母弟也鄢鄭邑即鄢陵也漢置
縣屬潁川郡今屬開封府故城今在縣西北〇段本
居京京在今鄭州滎陽縣本鄭大邑也而段又以多
才不義其爲逆謀勢所必至今段不書叛鄢不書圍
必事在春秋之前不可得而詳矣然謂之克則見段
強得衆勢不可當雖入於鄢非山谷可依之地亦待
久而後克耳故段不稱弟謂已絕於屬籍以罪討也
齊履謙氏以爲討賊辭是也段既得罪於國則宜稱

國以討矣而專目鄭伯責在伯也段之惡莊公養成之也胡康侯曰姜氏當武公存之時嘗欲立段矣及公既歿姜以國君嫡母主乎內段以寵弟多才居乎外國人又悅而歸之恐其終將軋己爲後患也故授之大邑而不爲之所縱使失道以至於亂然後以叛逆討之則國人不敢從姜氏不敢主而太叔屬籍當絕不可復居父母之邦此鄭伯之志也王政以善養人推其所爲使百姓興於仁而不偷也況以惡養天倫使陷於罪因以翦之乎又曰仁人之於兄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象憂亦憂象喜亦喜

恩掩義也使吏治其國而象不得有爲義勝恩也恩義並立而中持衡焉段雖亟逆焉攸亂此春秋責莊公之意也

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賵

天王者周平王也是時平王在位四十九年矣春秋繫王於天者以王者法天所賞則天命所刑則天討故王命行於諸侯皆稱之爲天此諸侯尊之之辭也若恒稱則但曰王而已○稱使例見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納幣下○宰冢宰也咺名也以春秋之例考之王朝公卿書爵大夫書字上士書名中士下士書

人魯史何所據而知其為誰哉不過因天王之命辭
耳咺既為宰何以名之蓋本小臣有寵於王使攝冢
宰以行而其本職則實元士也故當時猶以名稱耳
何以知其非實為宰邪蓋春秋於三公則稱公如州
公祭公周公之類六卿則稱爵如蘇子尹子單子劉
子之類以三公兼冢宰其任重職專則繫之官如宰
周公之類未有稱其名者宰而稱名不合於當時書
六卿之例矣若以為春秋特致貶辭則又若聖人有
所作意者豈性命之文哉故咺之稱名不過本其恒
稱之實而平王暱私人輕冢宰之意於此見矣餘見

桓四年宰糾來聘下○按舊說上士中士書名下士書人而今以中士夷於下士不得同於上士書名之列何歟考之孟子元士受地視子男不違中士而禮家以中士下士同為官師則中士固當與下士同稱而不得與上士同等也說者特以襄十五年左氏謂劉夏為官師而經書名蓋以夏為中士也因謂中士亦當稱名與上士同耳殊不知劉夏書名下與稱王人者異此經文也至以為官師何所取證而遂以中士遷就書名之例乎○惠公隱公之父也仲字子宋姓惠公之妾未嘗以為夫人者也胡康侯曰存則以

一氏繫姓以姓繫號沒則以謚繫號以姓繫謚者夫人也存不稱號沒不稱謚單舉姓氏者妾也○車馬曰賵所以助葬也云惠公仲子者公羊子曰兼之也是時尹氏專政賄賂公行隱公以母仲子位賤而人卑其身故以賂求寵而得兼賵馬雖為仲子而發不可不先惠公耳不稱及一施無別之辭也餘見文九年秦人歸襚下夫惠公仲子之葬久矣贈死不及尸此何禮乎○趙伯循曰天子而賵妾母是啓僭也

九月及宋人盟于宿

宋子姓公爵國武王時封紂叔父微子于商丘之墟

以奉湯祀其地漢爲梁國睢陽縣今開封府歸德州也傳十君而爲戴公戴公子武公武公子宣公宣公立其弟穆公穆公七年始入春秋○內稱及外稱人而不名非大夫也列國唯大夫登名於史策自元士以下皆微者也○宿小國男爵左氏以爲風姓而漢志云任姓者非也在今直隷鳳陽府宿州詳見莊十年宋人遷宿下○其地以國宿亦與馬孔穎達氏曰會盟之地地必有主舉地者地主之國或與或否故地主之國亦序於其列經舉國名以爲盟地者國主與在其中不復序之於列以其可知故也僖二十七

年公會諸侯盟于宋宋不與盟亦地以宋者宋方見圍無嫌於與盟故直以宋地宣十五年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亦是不嫌宋與也○宿近於宋而遠於魯徵者盟於遠地欲容其迹耳是時齊鄭合黨而魯有內憂故及宋盟以結鄰援亦盟蔑之意也

冬十有二月祭伯來

祭周公第七子所食采邑在畿內舊說地近管城即今開封府鄭州東北一十五里祭城其後因以為氏齊履謙氏曰祭本封絕滅世仕王朝食采畿內此雖臆度之說亦以管城本畿外侯封故耳然則管城之

祭其說亦或有所附會歟伯字天子之大夫也杜元凱曰祭伯諸侯爲王卿士祭國伯爵則非矣蓋畿内之地先王不以封諸侯禮寰内諸侯世其禄而不嗣謂采地耳惟三公則稱公如州公祭公周公之類以其上保王躬以至公爲德者也卿士則稱子如蘇子尹子劉子單子之類以其下親民事以子養爲德者也故特加此二爵以示重公卿之意然亦豈似外諸侯之世襲哉若侯伯之爵畿内未嘗備封故祭伯凡伯毛伯召伯之稱伯皆畿内大夫之字非爵也畿内諸侯稱子之說詳見文十年及蘇子盟女栗下○不

稱使例見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納幣下○祭伯之來非朝也假以與魯同出周公而私交耳是時尹氏執政故王臣來魯最多本欲需求厚贈也而王室自此日卑矣

公子益師卒

公子益師孝公之子惠公之弟也○書公子例見八年無駭卒及昭八年陳侯弟招殺偃師下○不書官例見僖七年鄭殺申侯下○不書日書卒例見宣五年得臣卒下

二年 庚申

春公會戎于潛

杜元凱曰陳留濟陽縣東南有戎城今按濟陽舊城在兖州府曹縣西南五十里則戎在魯之西南界者也夫戎昆吾之後姓己故漢於其地置己氏縣故城亦在今曹縣南五十里其南則近宋而與湯及伊尹冢相鄰矣戎本别在夷狄而得居中國者蓋其醜類既繁滋將不贍知中國有聖人則歸化而仰給焉王者之德溥博如天施及蠻貊不以其非類而棄之也則處之隙地一視同仁此天地無不覆載之恩也故魯西南之戎本緣殷世安插降夷使覲王化而居於

此耳其後王道日微遠人不服戎遂連結淮夷合兵為患成王初歲伯禽徂征則亦順而治之未嘗殄殲故其醜類之存者久而復盛患先及魯且隱公之立懼國人有貳於桓欲結鄰援故既盟邾宋而遂與戎會也盟體交夷莫能制馭雖非君道之正要亦不得已而為之耳○夷狄舉號別中國也夫謂之夷則分無上下尊卑兵無部伍行列欺詐比於盜賊貪殘類於豺狼無復中國禮義之等威則直舉其號或曰戎或曰姜戎或曰茅戎或曰狄或曰赤狄或曰白狄或曰淮夷而已然有中國諸侯而亦以號舉者同一狄

之也而等徵異焉蓋荆吳於越則國當變服族染腥汙而變於夷者也秦晉鄭徐則國本侯封兵無統紀而同於夷者也同於夷者偶行狄道耳未至變於夷也變於夷者又遠華風耳未至純於夷也故當其禮從中國則稱人稱爵如其常矣惟純於夷則非我族類其心必異禮義無可言者卒一夷狄而已惟其時或進於中國而等威有別則亦稱人稱爵以中國待之凡此類皆據實直書而得失存乎其事者也聖人奚容心哉或曰秦晉鄭徐之舉號蓋闕文是亦一說也○潛魯地蓋在南鄙近戎者

夏五月莒入向 無駭帥師入極

莒子爵國己姓鄭語以為曹姓漢志以為嬴姓未知孰是武王封少昊之裔玆輿期于莒今山東青州府莒州是也自玆輿期十一世而玆平公始見春秋○向杜元凱曰姜姓小國炎帝後但以為譙國龍亢縣東南有向城則非矣蓋龍亢城在今鳳陽府淮遠縣西北八十五里此則去莒甚遠非莒所利之國耳詳見襄十四年會吳于向下一統志云向城在莒州南七十三里即鄭漁仲所謂沂州古向城者也其地鄰於莒魯而叛服不常觀桓十六年城向則此時蓋服

魯而爲莒所愬也○極杜元凱曰附庸小國今按魯
未有此附庸因莒人入向而遂入極得非莒之附庸
歟觀左傳載費序父勝之之事則費在魯之東鄙信
乎其近於莒矣或曰極古劇字通晉東莞郡有劇縣
本紀故封及紀遷北海而以其地爲莒附庸國今直
隸淮安府海州贛榆縣北七十五里有紀鄣城杜元
凱以爲莒邑是也蓋當莒州沂水縣之南界豈即其
地歟詳見冬伯姬歸紀下○莒稱人微者也無駭魯
大夫也其書師師用大衆也春秋之例君將不稱師
師君重於師也大夫將則稱帥師師與大夫敵也將

尊師少稱將不稱師師衆將卑稱師不稱將將卑師少稱人趙汸氏曰將尊師少言將將尊師衆言其帥師君將不言帥師書其重者此策書之法通內外言之惟將卑師少稱人外與內異以本國之史不可復言其人故內微者不言將或曰人者從畧之恒詞也凡史失其名者則通乎上下恒以人稱閔僖以前世遠傳疑尤多闕畧如用兵大事也他國豈無使大夫者而皆不登其名惟魯則無駭翬溺慶父單伯公孫茲公孫敖公子遂獨詳書之故稱人者畧詞也此說似矣然以例推之則但可言於外事若魯與焉雖外

事亦宜有傳如暈會伐宋而齊鄭稱人公孫茲會伐陳而齊宋衛鄭許曹稱人主文宣以後如此類者尤多向使外國果有大夫在遣會人豈有不知哉且齊桓之時則自北杏伐宋之後二十年間兵止稱人豈以霸者遣大夫為將而亦盡不知其主名也竊意傳聞失實畧以人稱者容或有之而大義則主乎微者矣故微者稱人之說當為正例雖春秋之初魯大夫侵伐稱名而他國皆稱人似有可疑然其事猶得而解也辯已見僖三十三年公子遂帥師伐邾下矣○無駭不書族未為卿也例見八年無駭卒下○造其

國都曰入莒本利向故入其國欲加之罪何患無辭左氏所謂向姜不安莒而歸事實不必論其有無也但莒人入向而無駭入極則俱逞忿之兵耳程正叔曰天下有道禮樂征伐自天子出春秋之時諸侯擅相征伐舉兵以侵伐人其罪著矣書入入其國也侵人之境且為暴况入人之國乎胡康侯曰非王命而入人國邑逞其私意見諸侯之不臣也擅興而征討不加焉見天王之不君也據事直書義自見矣○吕大圭氏曰内大夫帥師自無駭始内大夫與諸侯盟自祭始自無駭率師而後有翬有公子慶父公子友

公孫茲公孫敖公子遂公孫歸父之帥師甚則季孫行父臧孫許叔孫僑如公孫嬰齊四卿並帥師矣自柔會盟而後有公子結公孫敖季孫行父公子遂臧孫許仲孫蔑仲孫貜仲孫何忌之及諸侯盟甚則叔孫州仇仲孫何忌二卿及邾子盟句繹矣

秋八月庚辰公及戎盟于唐

書日者約日而往有定期者也例見三年葬宋穆公下○唐魯地後漢志山陽郡方與有武唐亭杜元凱曰在西南按方與即今兖州府魚臺縣也蓋在戎北界之地○春既與戎會矣此何以復及戎盟懼其有

所不協也蓋會者所以決疑也盟者所以固信也春秋諸侯因人事之有疑而後有會會則謀郤地以合好慮人心之不信而後有盟盟則歃牲血以詔神心相信則無待於盟矣事不疑則無待於會矣子太叔所謂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者也故有會而不盟者有盟而不會者有會而又盟者會而又不決則又有不同日而盟者會盟雖皆所以脩睦而實二事也故會往會則但稱會議未定而彼此相見之辭也會往盟則稱及議已定而彼此相欲之辭也齊履謙氏所謂單盟曰及會而後盟曰會是已然皆以會爲主者重

内也偃伐圍入戰救平城狩遇而書會書及者義亦如之會王世子則及以會者會王世子則諸侯不敢先定議也故以諸侯相欲之辭言之會吳則會以會者諸侯既爲會而後會吳先吳以定議也其事固不同矣會葬亦諸侯相見之禮而合好之事也故亦謂之會餘見元年盟蔑下

九月紀履緰來逆女

冬十月伯姬歸于紀

紀姜姓侯爵國炎帝之後後漢志北海劇縣有紀亭古紀國鄭漁仲曰紀訛爲劇劇在青州臨朐縣東壽光

縣西今一統志青州府壽光縣西三十里有紀城是也杜元凱以東莞劇縣爲紀所自出之地則指贛榆之紀鄣城也其地尚在莒南去壽光約七百里非連界者也豈紀先封在東莞之劇後以其地別爲一附庸國而遷紀於壽光之地耶○不稱使公羊以爲昏禮不稱主人稱諸父兄師友紀有母而母不通也及宋使公孫壽納幣則又附爲宋公有母之說所謂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爲之辭也夫人君爲宗廟社稷之主可以親迎則亦可以遣幣但以先人之禮行之而已況婦人無外事而夫死從子豈以有母而遂不爲

主乎故趙伯循深辯公羊之妄而引祭紀國君取夫人之辭曰請君之玉女為證則固以為君所使矣但亦未得春秋不稱使之本意耳然則在王朝不稱使者非王命也列國不稱使者邦交之常也而宋公之稱使則非常矣例見成八年宋公使公孫壽納幣下

○人君親迎但得出至界上逾境則使卿可矣履緰登名於史册則大夫也小國之卿或有不備使大夫逆女未為失禮外大夫逆女未有書者履緰何以書乎履緰者紀之權臣也專執國命故來逆女而遂以至其國不待其君之出逆焉如公子遂叔孫僑如之

以夫人也故杞伯姬之歸杞鄫季姬之歸鄫宋伯姬之歸宋皆但書歸見其非從逆者而歸也若紀伯姬則因履緰以歸紀豈非義繫於履緰哉政在權臣不由君制而紀所由以亡矣故外逆女恒不書必權臣專制而後書公羊以為譏不親迎者意亦近之而未究其義也程正叔曰先儒皆謂諸侯當親迎親迎者迎於其所館故有親御授綏之禮豈有委宗廟社稷遠適他國以逆婦者乎非惟諸侯卿大夫而下皆然詩稱文王親迎於渭未嘗出疆也○伯姬者惠公之女也○書逆女書歸例見莊二十五年伯姬歸杞下

紀子伯莒子盟于密

此必紀侯莒子也子伯當是侯字之誤紀近於齊為其所迫而於莒有脣齒之勢故相要盟蓋衰世不得已之事也書此以見天下無主則小國不安而齊人滅紀之端見矣此有關於天下之故者也○密在今山東萊州府平度州昌邑縣東南二十五里即高密縣北界地蓋本紀邑故與紀境相連後為齊有而封晏平仲於此杜元凱以為莒邑失之矣

十有二月乙卯夫人子氏薨

穀梁傳曰夫人薨不地夫人者隱之妻也卒而不書

葬夫人之義從夫者也范甯氏曰婦人無外事薨有常處故不書地程正叔曰薨上墜之聲諸侯國內稱之胡康侯曰邦君之妻國人稱之曰小君卒則書薨以明齊也先卒則不書葬以明順也○夫人先夫卒則無謚義見莊二十二年葬文姜下

鄭人伐衛

衛姬姓侯爵武王封其同母少弟康叔之國也衛本都河北朝歌之東淇水之北百泉之南至成王誅武庚而朝歌故墟併入於衛其後不知何時盡有三監之地耳史記世家乃謂成王伐殷以武庚餘民封康

叔居故商墟則不知康叔之封衛已在武王時朱子嘗有辯矣然則衛之始封未嘗即得朝歌地也金履祥氏曰紂都朝歌在衛州衛縣之西二十二里衛縣即今河南衛輝府淇縣當爲衛始封朝歌之東矣啖趙纂例及鄭漁仲通志皆本史記爲說不亦誤乎康叔至桓公完十二君此年實桓公之十四年也○按左氏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奔衛衛人爲之伐鄭取廩延夫伐國取邑事之大者若果有之春秋何以不書左氏之說不足深據也蓋鄭在河南衛在河北壤地相連忿爭日有奚必討滑之亂哉書此但以見鄭人

擅兵伐國恣行强暴耳衛不書戰或陳詞以卻之或完守以老之鄭亦不得不退矣陸淳氏曰主人不出戰客軍殺人掠物而還此說得之程正叔以爲衛服亦未必然也○胡康侯曰凡兵聲罪致討曰伐潛師掠境曰侵兩兵相接曰戰環其城邑曰圍造其國都曰入徙其朝市曰遷毁其宗廟社稷曰滅詭道而勝之曰敗悉虜而俘之曰取輕行而掩之曰襲已去而躡之曰追聚兵而守之曰戍以弱假强而能左右之曰以皆誌其事實以明輕重內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特婉其辭爲君隱也又曰聲罪者鳴鐘擊鼓整衆

而行兵法所謂正也潛師者銜枚斷鼓出入不意兵法所謂奇也今按悉虜而俘之曰取是言取師非取國邑也詳見四年伐杞取牟婁下能左右之曰以本左氏說於例難通詳見桓十四年宋以齊蔡衛陳伐鄭下大抵侵伐之類皆當時實事也春秋據實而書有不可得而增損焉者内兵書敗曰戰書滅曰取不幾於沒其實乎公羊傳曰戰不言伐圍不言戰入不言圍滅不言入書其重者也此說似是然惟滅不言入一言可以明例若戰因於伐則當先言伐矣圍因於戰則當先言戰矣入因於圍則當先言圍矣故書

伐而戰書伐而入者亦嘗有之特戰而復圍者本無其事耳烏可盡以為舉重而立常例哉啖叔佐曰凡侵伐不至國都則但書侵伐而已若至國都則書圍若他國伐魯不至國都則言其鄙至國都則但言伐我皆不深言之此亦未盡蓋外事不論其淺深但曰侵伐而兵至其國都者在其中矣若圍自是環其城郭別為一義豈可以其至國都而遂書圍哉

春秋私考卷之一 終